

千岛泽国叠梦处

林日新



白云湖。

通讯员 撰

极素、极软的乳白，自湖心洩开，仿佛大地经过一夜的呼吸凝成了实体，此刻正慵懒地舒展着睡眠的痕迹。我独立于湖畔木楼的檐下，目之所及，白云湖这片水域，也在我心头漾开了一片空蒙的云雾。

此地距城步县城不过4公里，景象却已完全不同了。远处，雪峰山脉的剪影在熹微中，宛如一道淡青色的长卷底稿；越城岭的轮廓则完全隐入更虚无的苍茫之中，只剩下一片供想象驰骋的磅礴底色。

脚下这浩渺无垠的一泓碧水，其实是20世纪末，一道高达120余米的垒石巨坝，将滔滔巫水轻轻拦住，孕育出的“后天之境”——千岛泽国。那被誉为亚洲之冠的坝体，全由粗粝的山石垒砌而成。初时，人们唤它水库，称它为电站，心中盘算的是照明与灌溉这看得见的功能。然而，当水光激滟，涵虚混太清，山影欣然投入它的怀抱，云霞以此为妆镜，飞鸟走兽循着那润泽万物的气息翩然而至，它便有了魂，成了“湖”，且承“白云”为名，既接了地气，又通了天光。

雾气渐渐散去，可以登舟了。舟是寻常的机动篷船，掌舵的是一位苗族老汉，面庞黧黑，皱褶里镌刻着山风与湖波共同书写的年谱。船身推开琉璃般平滑的水面，缓缓驶入一幅正在无尽舒展的丹青。水很清澈，清澈得令人疑心它的真实性。水草如妙龄女子裙裾的流苏，柔曼地曳动；一尾青鱼倏然闪过，恍若一管灵动的丹青笔锋，将沉入水底的日影，搅碎成满湖流动跳跃的碎金。船工寡言，默然俯身，以杯舀水递给我。碧水入口，清甜中带着冰雪般的凛冽，仿佛能将心肺间积年的尘浊一一涤荡。

正出神间，一阵“嘎——啾——”的清唳自头顶颀然而逝。抬头，数行鸟阵正飞过林梢，在湖天之间自由地挥洒着灵动的墨迹。

我出生在山村，童年时常穿梭于山林，在树的枝杈间见过无数奇异的鸟巢，然眼前景象尤为奇特：数只野鸭，竟将巢

营筑于近岸的浅波之上，以枯枝围起一座玲珑的“水上浮宅”。它们在此安家，以无言的随意姿态，给这湖光山色投出一张最令人欣慰的信任票。

湖湾幽静处，一叶竹排正悄然滑出。排上亭亭玉立的一位身着靛蓝苗服的村姑，身姿轻盈娴熟，宛若湖上自然生出的精灵。竹排之上，簇拥着十来只乌光油亮的黑山羊，神情自若，安之若素。

忽然，村姑嗓子一亮，一曲山歌便贴着粼粼水光，迤逦飞来：“竹排载满羊财梦，乡村振兴是重头……”歌声清脆，穿云度水，在山谷与湖面间宛转回荡着。

船驶入一处狭窄的水道，人称“一线天”。两岸峭壁如削，骤然迫近，蔽荫与古藤自石罅中迸发出倔强的绿意，天光被隔成丝丝缕缕的金线，在幽碧的水纹上轻轻摇曳。空气霎时变凉，浸润着苔衣与沉木

特有的古老的幽静气息。船工用竹篙指向岩壁某处隐约的痕迹：“看见么？那是我老家屋场的墙基。修这湖时，白毛坪好几个寨子，都搬迁了。”我心头蓦然一紧。安土重迁呀，眼前这极致的仙境，原来是多少苗家人搬离了世代歌哭栖居的“旧巢”，将祖先血汗浸润的田垄、萦绕着炊烟与童谣的木楼，永远地沉入了这数十米深的碧波之下。这湖光山色间，沉淀的岂止是岁月的苍痕？更有一份沉甸甸的、属于人的割舍与奉献。

驶出“一线天”，豁然开朗，“苗乡千岛湖”到了。两百余座翠岛星罗棋布。近岛水域澄澈，水下可见昔日山峦的冠盖，树影森森仍保持向天挣扎的姿态，枝叶间小鱼悠然穿梭——生命在此以另一种形式庄严绵延。林梢一只松鼠正腾跃松枝，长尾如鸡毛掸子，眸眸似浸水墨玉，机灵流转。

这里是1910种野生动植物的家园。2020年冬，志愿者于此拍摄到红头潜鸭，为湖南羽类名录添上新彩。这不仅发现，更是生态润泽、万物归附的明证。

船工说，自2000年起，每年春夏皆有休渔期；2012年取缔了所有餐饮画舫，油污绝迹；每年春水涨时，万千鱼苗被迎入碧波；环湖第一重山脊全面封山育林，只为涵养这至清之源……言谈间，一艘悬挂“巡护”旗的轻艇驶过，艇上青年身着“南山国家公园”衣装，含笑挥手。

日轮渐西，柔和的鎏金缓缓镀上湖面、山峦与岛屿的轮廓。返航了，回望处，暮霭再起，丝丝袅袅，宛如大地匀停而深长的呼吸。远处苗寨，已有炊烟数缕，袅娜升腾，那质朴的烟痕，与天际铺陈的瑰丽霞彩交融互渗，织成一幅亦真亦幻的苗锦。

地铁里的泪光

姜卓

上周六清晨，为带孩子去长沙市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复查视力，我们把早餐搬上了车。我握着方向盘，趁等红灯的间隙狼吞虎咽，一口烧卖一口粥，匆匆填饱肚子。妻子和女儿坐在后排，轻声聊天，吃着早餐。

聊到兴头，妻子说女儿穿什么衣服都好看，皮肤又嫩，像个小天使，我颌首应下。女儿忽然皱起小眉头，笑着反问：“那你为什么不写我的作文呀！”我被她较真的模样逗笑，轻声解释：“爱崽，爸爸早写过啦。2019年你3岁时，我写了篇关于你的小文，还写了爷爷奶奶、妈妈和我自己，发在《雨湖文学》公众号上呢。”女儿的眼睛瞬间亮了，像盛满了星光，她挺起小胸脯，一脸沾沾自喜地说：“那你等下读给我听！”我笑着点头答应：“好，到地铁上就读。”

驶入潭州快速路后，12分钟车程抵达了湘潭北站。停稳车，我们便快步往站内走去。过安检时，我出示了退役军人优待证，女儿则高高举着学生公交卡，还好奇地凑到我手边，眨着眼睛盯着证件看了两眼。随后，我俩挽着胳膊走进了绿色通道，享受长株潭城市群“免费乘车”的优待政策。

接着，我们乘电梯到负一楼换乘3号线。刚在车厢里找好位置坐稳，女儿就迫不及待地扯了扯我的袖子，娇俏地催道：“爸爸，该读文章啦！”我含笑应允，连忙打开公众号，翻到那篇《晒出我的幸福》。妻子适时递来一副耳机，轻声说：“用这个听，方便，也不影响乘客。”我赶紧把链接转发给妻子，转头便看见女儿乖乖地把耳机戴好，小身子坐得笔直，一双眼睛亮晶晶的，满是期待的光芒。

车厢里的乘客渐渐多了，窗外的风景飞快向后掠去。我偶尔转头看向女儿，她比平时坐得安分多了，聚精会神地倾听，格外专注认真。耳机里不时传来女儿亲切又贴心的“爱爸爸，抱，抱……”那是3年前，我哏呀学语的念叨。”可再转头时，她却悄悄低下了头，肩膀微微缩着。我还以为她困了，小声说：“宝宝要是累了，靠在爸妈肩膀上睡会儿。”她没应声，头埋得更低，还往妻子身边靠了靠。

我心里微微一怔，弯腰凑过去看，这才发现她眼眶红红的，泪水湿润了眼睛。“宝宝，怎么了？”我刚问出口，她的眼泪就掉了下来，滴在牛仔褲上，点点湿痕。她咬着嘴唇，连抽泣声都压得轻轻的，生怕被周围乘客看到。我和妻子几乎同时伸出手，一左一右将她搂进怀里。我轻轻拍着她的后背，妻子忙从包里抽出纸巾递到她的小手里。我们贴着她耳边轻言细语，柔婉地安慰着，哄着。

足足10分钟，女儿的哭声才慢慢低了下去，紧紧攥着我衣角的手也松了几分，我俯身温柔地抚摸着她的额头。原来在这篇亲情小文里，特意记下了她3岁时踮着脚尖追在我身后，奶声奶气地喊着“爱爸爸，抱抱”的细碎过往。

这些被时光封存温馨片段，竟让如今9岁的她，忽然读懂了字里行间那份沉甸甸的父爱。

地铁列车还在向前跑着，女儿眼角的泪还没干，我从那一抹泪水里，看到了她藏在心底的细腻与善良。这时，地铁的报站广播声缓缓响起：“前方到站，湘雅站。”灯光透过车窗徐徐洒在她带泪的笑脸上，那一刻，我和妻子感到特别温暖幸福。

诗新韵

湾

何周彤

六岁的光阴里，家是杨梅湾的轮廓。
爷爷书房的宣纸味裹着墨香，妈妈床顶的蜘蛛，守着春晚的播放。
总爱停在回湾的最后一道拐角，推开窗，风里飘着泥土与草木的清冽。
望见爷爷赤足踩在田埂，草帽微微颤抖，笑纹里盛着暖阳，朝我们挥着手。

八岁时，指尖在百度与导航的屏幕上反复滑动，总疑惑，为什么搜不到杨梅湾？
路边广告牌霓虹闪烁着：“有爱便有家。”
原来每个人的家，都是藏在心底的秘境。
“爷爷，为何叫杨梅湾呀？”
“爱孙啊，从前那门口有株杨梅树……”

十一岁，
噩梦总缠着床沿，梦见亲人的离去。
妈妈的手掌轻轻拍着我的背，轻声说：“爷爷奶奶身子硬朗着呢。”
此后，夜色里便少了年幼无知的泪。

十三岁，
当时总不理解，为何要给逝者拜年，为何要烧漫天纸钱？
总笑大人们愚笨，黄土之下，怎能听见呼唤？
风掠过坟前的狗尾巴草，摇摇晃晃。
如今想对当年的自己说：只因那时，你还未失去挚爱之人。

十六岁，高中校园的风里，常飘着别离的叹息。
同学家中的老人相继远行，我笨拙地打探归期，心里默默数着：
还能与爷爷相守多少年？

十八岁，才懂“逝者已逝”是说给生者的慰藉。
原来我不怕鬼，只因想再见他一面。
爷爷，我要告状：
星星又食食垃圾食品，奶奶总不肯好好吃饭，舅舅的烟瘾仍未断，你亲手种的菜地，已被时光翻平。
哦——
原来爷爷早已不在人间。
你看妈妈哭得双肩颤抖，手中的蜡烛被风熄灭，是你来看我了吗？

是不是心疼我红了的眼？

再回杨梅湾，山依旧巍峨，水依旧幽深。
仿佛爷爷正透过我的眼眸，最后凝望这片故土，把山河草木都刻进记忆。
我终于懂了他的眷恋，是藏在岁月里的执念。
早知道一个月前的微笑是最后一面，我该认真道声：“爷爷，晚安。”

灵堂里人声鼎沸，我在人群中寻寻觅觅，你是不是也在暗处偷看？
棺材那么厚，你是不是听不见我们的呼唤？
你坟头的火烧得正旺，烫得我脸颊发烫，这算不算你最后的拥抱？
若倔强的你看见舅舅、妈妈与奶奶嘶哑的哭喊，会不会后悔当初的执拗？

坟前的狗尾巴草长得老高，恰好留了一道缝隙，能望见回家的路。
爷爷，你可知晓？
你的痛苦止于离别，而我们的痛苦，蔓延在往后每个日夜。
杨梅熟透了，落了满地，从此杨梅湾，再无杨梅，再无你。

人的一生有两次长大，一次是生理的蜕变，一次是心理的觉醒。
妈妈与舅舅，在离别后真正长成了大人。
又经过那个熟悉的拐角，回头望去，再也没有偷偷抹泪的身影。
这是我此生唯一一次，带着空荡的车位，离开杨梅湾。

湾还在那里，
风带着宣纸的墨香，
田留着赤足的温凉，
杨梅树的影子，斜斜映在旧窗。
我在这头，
掂着未说出口的晚安，
望着你曾凝望的山头，
原来思念从不是空荡荡的——
你在湾的骨血里，
我在你的念想里，
岁岁年年，
遥遥相望。

作家写作家

那天，路过八角楼，老兄提及“八角楼有个作家协会”。刚走近大门，见一女子推门而出，她面容清秀，紧致的皮肤微微泛光，额下双眉细长，水灵灵的眸子，唇如点染樱桃。短短十几秒的对望与擦肩，那窈窕身影便清晰地印于脑海。老兄说，你自幼喜欢文学，如有空去里面看看。

再去八角楼，是一个午后。天井的光柱从高处笔直地泻下来，池子里的花草叶子亮莹莹的。海燕招呼我坐下，声音轻轻的，很甜。也不知怎么，我头一回开口就唤了她“燕子”。我们聊这几年，她不讲高深道理，只说写《黑麂峰记》时在山上的日子，春天跟着茶农摘新叶，冬天围着火塘听老人讲山里事。

后来，我真带我上了一回黑麂峰。山路不好走，她步子却稳，不时指着岩缝里的鸢尾，或是某棵老树上的空鸟巢给我看。我们去探望罗队长，土屋灶上炖着山薯，热气扑扑的。海燕静静听着罗队长讲这几年的事，手里的笔记本被山风掀动了一角。

下山时，暮色渐浓。她走在前面，忽然说：“写作跟爬山是一个道理。路得自己走，喘着气、淌着汗走，才能看见独一无二的景致。”

她泡得一手好茶。烫杯、注水、出汤，一套动作从容不迫，手腕抬落的弧度说不出的好看。有一回，我带了早年发表的一些报刊文章给她看。她一边斟茶，一边慢慢地翻。茶烟绕着她的指尖，她抬起头，眼神温润：“发表过，也得学着放下，重新开始。”

她就这样鼓励着许多人。作协里常有怀着文学梦的来访者，她总是那句话：“只要有想法，什么时候动笔都不晚。”对我，她则是直接伸出手：“把你发过的东西，都找给我看看。”我那颗沉寂

了多年的心，竟被她这句话轻轻拨亮。

她主编内刊《蓄势》时，让我帮着看稿。那是沙里淘金的工夫，几百篇来稿堆满了桌子。她眼睛熬得通红，还在一字一句地斟酌。有一回，为一位年轻作者修改几首短诗时，她反复掂量几个动词，调整断句的位置，直到夜深。最后，她搁下笔，长长舒了口气：“这下味道对了。”后来，那组诗登上了大期刊。

海燕的生活里不仅有文学，她习书法，临字帖；侍弄天井里的花草，兰花开时，香透半条走廊；她还会自己裁剪、缝制衣裙。她说，文人不能只活在纸面上，“得有丰富的生活”。

她的足迹也从不限于一间办公室。她时常在望城的街巷与田

埂间行走，张罗着“作家走乡村”的事。她说，笔杆子的根，得扎到最深的泥土里去。

日子久了，我们之间便有默契。她思维活，点子多，说起活动构想，语速快得像雨点。我便总是在手边备着本子，将她那些迸溅的星火一一接住，理清，铺展成踏实的计划。

许多个黄昏，我们讨论文学忘了时辰。窗外夜色很重，渐渐沥沥下起雨。我知道她常因修改稿子废寝忘食，便偶尔从家里带一盒温热的清粥。她接过去，手有些凉，抬起脸微微一笑，倦容里透着暖意。然后我们各自撑开伞，走进迷蒙的雨雾里。脚步声在湿漉漉的青石板上响起，一前一后，像文章里自然停顿与衔接。

此刻，当我写下这些字时，八角楼正沉浸在夕照里。她窗口的灯大概已经亮了起来，暮色中，温黄的一小块，映着她伏案的侧影，静静的，像一幅安详的木刻画。

（作者系湖南省作协会员。余海燕，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长沙市望城区作家协会主席。）

小楼旧事

黄冀昱

我离开江西高安市筠西老街很多年了，但在那里生活的点滴却清晰如昨。那是我人生中一段温暖而美好的日子，如今仍让我念念不忘……

那年，我和爱人李哥刚结婚，搬进了他筠西的宿舍。那是一座连排的独立小楼，共6套，旁边的5套都住着几位老干部。

我们住的小楼在最东边，是个带了天井和平台的小二层。这样的住宿条件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实在够奢华了。要知道，那会儿的小青年大多住集体宿舍，共用浴室和厕所，结了婚勉强能混个大通就算不错了。像我们这样楼上楼下，客厅厨房卫生间阳光卧室样样齐全的，当真是运气太好了。因为同住的两个同事还是“光棍”，除了他们自己的房间外，其余的我很“自觉”地霸占了。当然，他们也将我的嫁妆当作他们的共同财产，比如我的洗衣机、我的电视、我的冰箱、我的锅碗瓢盆，包括我做菜的手艺。

小楼刚好在党校脚下，依着党校的山丘而建，山上野花草众多。春天一到，各种花草便轮班疯长，热闹极了。先是蓬蓬的枸杞藤从山头上沿着土墙倒挂下来，抽了嫩芽，长了新叶，越长越厚蔓延开来，竟成了一堵绿墙。然后野蔷薇也开了，一丛丛，长在我的墙根底下，热烈泼辣，深深的刺儿，一不小心，就拽了路人的裤脚儿。金银花不甘寂寞地盛放了黄的白的小朵儿，花儿一簇簇的，有的顺着电线杆儿开到了半空里去，有的攀进我的阳台，在我的窗子外头显摆。我却常做些大煞风景的俗事，这些娇娇艳艳的花儿草儿

常成了我的盘中餐。枸杞苗炒鸡蛋、清炒栀子花、小蒜炒饭、荠菜饺子、荠菜粥，吃得两个“光棍”再也不肯上食堂，一到饭点就扯着我老公往家跑。在他们不遗余力地造势下，我家的饭桌越开越大，大小食客们流连于我的灶前，热闹非凡。

当然，作为矫情爱作的“小资”，我时常也会搞点小浪漫，晒个金银花泡茶喝，扯几根狗尾草草编个手环脚环，剪了蔷薇的刺藤做个花环，红彤彤亮晶晶的枸杞摆成两颗同心，把老公感动极了。我还折了邻居家的腊梅，因为它的枝斜倚在我的天井上头，香气勾得我神魂颠倒，我便主动把它归入了我家。我用花朵做了个戒指，做了个胸花，走出去一身的香。

儿子刚出生那会儿，我的父母欣喜若狂，日日往小楼跑，白日里来看一回，晚上还要跑一趟。父母家离得虽不算远，但要穿过全城地势最高的党校，上坡下坡都是几十级的高台阶。那会儿他们还年轻，来来回回不知疲倦。有一回遇上大雪，党校的后门锁了，他们竟从围墙缺口爬了过来。刚出生的小娃儿打个哈欠伸个小手都惊得好像人间奇迹，他们欣喜地围着小孩子，一声一声惊叹，一声一声乖乖宝宝，儿子在他们的精心呵护下，快乐无忧地成长……

筠西老街是小县城最老的一条街，承载了无数高安人的记忆。它被拆于5年前，但我每次经过那一带时，依然忍不住地驻足。小楼里的日子鲜活鲜活的，仿佛就在昨日，但是却不再回来了。